

碧水蒼山



I 251/48

碧 水 苍 山

张明才口述 黄 瑶整理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62730

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762730

内 容 提 要

《碧水苍山》是红军战士张明才根据亲身经历的生活片断，记述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，进行伟大长征的一部革命斗争回忆录。作品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支红军战胜敌人的重重“围剿”，克服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，北上抗日，会合中央红军的壮烈而又曲折的战斗历程；书中热忱地歌颂了贺龙同志对党赤胆忠心、对人民无限热爱，光明磊落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，以及他英勇善战、坚韧不拔、艰苦朴素、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；对于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，作品也作了讴歌。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陈玉先

碧 水 苍 山

张明才 口述 黄 瑀 整理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二十一号）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0·字数 179,000

1980 年 7 月第 1 版·198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60,000

书号 10137·28 定价 0.78 元

目 次

第一章	春风化雨	1
第二章	杜鹃声声	36
第三章	房县风云	59
第四章	洪湖烟波	84
第五章	西风萧瑟	122
第六章	天涯飘泊	151
第七章	荆楚烽火	176
第八章	杨柳依依	210
第九章	黔滇征尘	234
第十章	心随北斗	264
尾 声		294
后 记		297

第一章 春风化雨

一九三〇年，我十五岁，在四川省彭水县奔土坎给地主家放牛。

七月的一天。天气闷热，一点风丝也没有。树上的知了吵得烦人。正毒的日头晒得地上象是起了火，田里的包谷都卷起了叶片。那头大水牛，泡在池塘里，不肯出来。我打着赤膊，穿一件破短裤，依然汗爬水流。

晚上，放牛回来，把牛拴好，天就煞黑了。我扒完一碗包谷糊糊，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，来到村头一棵白果树下。

这棵白果树有四五丈高，象一把撑开的巨伞。我习惯地坐到树旁的一块石头上，听歇凉的几位老汉摆龙门阵。

这时，六十多岁的李五爹坐在竹凳上，叹着气说：

“唉，天这么旱，禾苗都要枯死罗，秋收打不下粮食，我们穷人吃啥子呀？”

“年成不好，穷人没饭吃！年成好，又啥子样呢？交了租

子剩把糠，不也还是活不下去啦！”本村财主李阎王的佃户——我母亲的一个远房兄弟——我的幺舅闷声闷气地说。

木匠牛师傅抽完一口烟，愤愤地说：“且莫说租子重，苛捐杂税也受不了。今天上午县里的团丁又下乡来，要收啥子营业税，打一条板凳还要交五分钱！”

“这一年要收多少捐税啊！”李五爹扳着指头数道，“二五税、禁烟税、烟酒税、印花税、屠宰税；还有啥子团捐、枪捐、田亩捐、清乡捐……格老子足有十几样！”

我幺舅抢着说：“还有卫生捐！连到城里掏点大粪，城门口也要收钱。这是啥子世道！”

突然，从村后的山上传来高亢的山歌：

这个世道太不公，
富的富来穷的穷。
穷的越穷富越富，
穷得老子喝北风。

你家没有我也穷，
蓑衣上面盖斗篷。
睡到半夜脚一伸，
前后左右都透风。

歌声愤懑、粗犷，在山谷中久久回荡。大家一面听一面

摇头叹息，心里都明白：这是在郁山镇背盐的赵二哥和孙长子在唱，禁不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

过了一会，赵二哥、孙长子背着背篓，拄着拐棍，来到树下。李五爹见到他俩，招呼说：“今天你们哪格转来这么晚，天都黑了。”

赵二哥用手里的拐棍顶住背篓，靠着大树，搥着衣襟回答：“路上耽搁了，还没有走到平天坝就碰到过兵。”

孙长子也顶住背篓，吐了一口唾沫：“格老子过了一个钟头。要是被抓起去，盐巴白送，人也转不来。我们一直在树林子里头躲起。”

“啪！”牛师傅朝自己大腿打了一下，“这蚊子好毒！”说着，抬起头来，接着问道，“过的是啥子队伍？”

“川军。”赵二哥回答。

“他们往哪里开？”

“听说是去南山打共产军。”

“共产军？是不是贺龙的红军？”我么舅问道。

李五爹点着烟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贺龙，听说他是共产党啊！”

“共产党不是红脑壳吗？”牛师傅的徒弟春娃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，突然插了一句。

“你晓得个啥子，莫要听财主胡说八道。”牛师傅打断了他的话头。

我听着听着，不禁想起四年前……

那时我在黔江黄泥堡给地主放牛。村里有一所小学。我

常把牛在树上拴起，好奇地向校门里张望。一天，听到校园里唱歌，可好听啦！我也跟着哼哼：“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……”忽然，我感到有人抚摸我的脑壳，回头一看，是学校的田老师。他和颜悦色地问道：

“小朋友，你想念书吗？”

“小朋友”，这个称呼好新鲜！财主把我呼来喝去，从来没有这么叫过，而这位身着长衫的田老师说话却这么和气。我好奇地瞧着他那反着白光的眼镜片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办了夜校，晚间你来吧！不收学费。”

我犹豫地回答：“东家不让来啊！”

他用左手扶一扶眼镜架：“不要紧，我去说。”

过了两天，东家果然答应了。我很奇怪，如今东家哪格变得这么好说话呢？又过了好些天，我才晓得，原来田老师在村里组织了农民协会，正在发动农民抗租抗税，收缴烟枪，禁止给女子裹脚……东家整天愁眉苦脸，象是霜打的烟叶，蔫巴巴的。如今田老师要让我进夜校，他怎敢道个“不”字！？

不久，东家躲进了城。我就象只出了笼的小鸟，成天兴高采烈地在农民协会周围转来转去。就在我听说田老师是共产党的那一天，为了反对苛捐杂税，各乡农民协会联合举行全县的示威。我也扛着一面红旗，跟着游行队伍，唱啊，喊啊，嗓子都哑了，可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成千上万的农民转眼就把个县城围得水泄不通。县知事命令紧闭城门。他缩起脑壳，硬是不出面。可是三天以后，这位县太爷挺不住了。因

为城里的粮、菜断了来源，粪便也运不出去。他只好出面答应减少捐税……

可是过了一年，也不知哪格搞起的，黄泥堡的财主全都还了阳。田老师就不见了。有的说他被官府抓走了，也有的说他参加了游击队。我不久也离开了黄泥堡，再也没有见过他，然而，这位田老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……想到这里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以前我见过一位田老师就是共产党，说话斯斯文文，待人和和气气，还教我们识字、唱歌呢，哪里是啥子红脑壳！”

李五爹回过头朝我摆摆手，低声嘱咐：“莫要高声，小心李阎王听见。”

“这共产军是不是贺龙领导的红军？”春娃虽然受到大家的抢白，仍不在意，继续追问。

孙长子兴奋地插嘴道：“唉，那可说不准。在烧鸡摊赶场，就有共产党出来演讲，号召穷人组织武装，打土豪，分田地。听说这个人就是贺龙。”

“贺龙啥样子呢？”我想，“莫非跟那年搞农民协会的田老师差不多？”

我么舅补充说：“我听人讲这贺龙是一条龙变的，官府里捉不住。一捉，他就不见了；官府的人一走，他又出来了。”

“共产党是不信神佛的。”牛师傅摇摇头，转向孙长子说，“在烧鸡摊演讲的怕不是贺龙。听说贺龙在桑植、咸丰一带拉队伍呢。”

春娃又问：“那共产军呢？”

“闹不清。”赵二哥答道，“听说他们讲究打富济贫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孙长子又开了腔：“我还听说他们经常下山，抓了财主就留一张条子，叫财主家拿钱去赎，把这叫‘捉肥猪’。别看那些财主平时对穷人抠得要命，要是当了‘肥猪’，也得乖乖把钱送去……”他正说着，起了微风。几个闪闪烁烁的萤火虫飞得更快了。我感到身上稍稍有了凉意。

牛师傅揣摩着点点头：“这支队伍既然叫共产军，和共产党可能有点瓜葛。”

李五爹猛抽了一口烟，摇摇头：“未必，说不定还是棒老二^①呢。”他磕掉烟灰，那火星被风刮得在地上跑了好远才熄灭。

大家正摆得津津有味，风刮得越来越猛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满天繁星都被乌云遮没，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。

不一会，一道闪电划破黑沉沉的夜空，把远山照得雪亮。紧接着传来隆隆雷声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：“落雨了。”人们都拿起板凳，四散回家。

我走进借住的幺舅家的厢房，往铺上一躺，听着外面的雷声、风声、雨声，不禁转开了脑筋：共产军是不是贺龙的红军呢？红军到不到这里来？还会不会组织农民协会？会不会打土豪，分田地？我翻来复去想着这些问题，辗转反侧，不

① 棒老二，即土匪。

能成寐。

一天夜里，我睡得正香，忽然有人把房门踹开。我被惊醒后，听到来人喊了一声：“走！”于是，我被带出了村子。啥子事？我正纳闷，偷眼一看，李阎王的大儿子——李大少和我的幺舅也被抓来了。这些来人包着青头帕，穿的衣服有长衫，有短褂，各色各样，大部分背着枪。他们打着一面缝有白十字的红旗，自称共产军，专门打富济贫。我想，我是个放牛的，又不是财主，怕啥子？

我们三人被押着夹在队伍里上了山。这支队伍大约有四五百人，前前后后打着火把。那火把是用竹竿劈开，缠上布再蘸上桐油做成的。蘸桐油的布有被褥，也有衣裳，这大部分来自李阎王家，但也有从老百姓家里搜来的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被押到树林中的一块小空地上。空地当央放了一桌一凳，周围点了几十支火把。火光在士兵们的脸上闪闪烁烁，使这儿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一个扎了青头帕，穿着长衫的人在桌后来回踱步。他长衫的前后摆都卷上来，用绳子在腰间扎起，右肩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褡裢，右耳朵上夹了一根纸烟。

“大队副，开始吗？”旁边一个人对他说。这时，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副大队长呢！

“嗯，开始！”这个大队副一屁股坐到凳子上，手指李大少，突然大声一吼：“站出来！”

李大少抖抖嗦嗦走到空地中央，扑倒在地，一面叩头一

面呼喊：“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……”

大队副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皱起眉头说：“要命容易，叫你家送十条枪来。”

李大少叩头如捣蒜，忽然停住，抬起头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家没得枪啊！”

大队副不耐烦地吩咐左右：“把他吊起来。”

两个士兵把李大少的手反绑到身后，然后把绳头扔过一棵大树的树杈，一拽，这位李大少就象头肥猪嚎叫着离开了地面。

“给我打！”大队副吩咐。

一个士兵开始用藤鞭抽打。李大少拚命哭喊：“我家实在是没得枪啊！”

“没得枪，就交五百块光洋。”大队副说。

李大少连忙答应，大队副命令把他放下。

我看到平日在乡里横行霸道的李大少如今连个龟孙子都不如，感到非常解气。“这支队伍是和川军不一样。”我正暗暗思量，两个士兵突然把我也带到桌前。

大队副瞥了我一眼：“你是干啥子的？”

“放牛的。”我一面回答，一面紧张得心里直扑腾。

大队副满脸不高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格老子乱弹琴，捉肥猪啷格捉来个放牛娃？”可能是因为看到我年纪小，又穿得破破烂烂，他头一歪，吩咐左右把我带到一边去。我想，大概不会把我吊起来了，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最后轮到我幺舅。他说 he 自己是佃户。

“你胡扯！”大队副拍案而起，“昨天在奔土坎，看到你这龟儿子抱着三盘大烟土往外跑，哪格不是财主？”

听他这样说，我恍然大悟，么舅和我所以被捉，肯定是那三盘大烟土招惹的。

我么舅赶紧解释：“那是东家的……”

“给我吊起来打。”大队副根本不听他的解释。于是，我么舅屈打成招，答应交二百块光洋。当时，我很想替他说几句话。但是，在那又吊又打的场合，哪里容得了我开口？

不几天，李阎王家送来了四百块光洋，虽然不够数，大队副却大大方方地把李大少放了。而我么舅家穷得莫说二百，连二十块也借不到。至于我，他们动员我留下当兵。我开始有些犹豫，转而一想，给地主放牛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还得挨打受骂。这共产军，打富济贫，不是很好吗？再说，么舅还在押。我留下来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于是，同意了。

我参加这个部队后，跟着大伙干，有时捉到几个财主，收到不少赎金，就打牙祭，有时却被川军追得躲进深山，吃不上也喝不上。我每次看到领头的用鞭子狠劲抽打那些犯了过失的士兵时，心里就象有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十分害怕。有时我看到头头们聚在一起抽鸦片，也不敢做声。我想，只要我眼勤手勤腿勤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兴许不会挨打。过了个把月，我逐渐适应了山林草莽中的这种生活。

我在的那个班，有两个彭水老乡。一个是班长，叫饶军，个子高高的，黑皮肤，长得精瘦，嘴里经常叼着一根旱烟袋，一身破衣服补得整整齐齐，显得十分精干。另一个叫冉开，

和我一样是个矮个子，眼睛很大，睫毛很长，动作敏捷，显得十分机灵。他俩知道我是放牛的，开玩笑说：“我们三个，数你的日子好过。”

“为啥子？”我迷惑不解。

饶班长慢悠悠地说：“干我这一行的是先埋后死。”

冉开连忙抢着说：“干我这一行的是死了不埋。”

“哪格讲？”我问。

饶班长微微笑着，瞟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们下煤窑，那窑顶说不上啥时候就会坍，人还活着，就被埋了起来。”

冉开瞪着大眼睛，解释说：“长江边拉纤，那小路紧贴石崖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就象壁虎子一样，脚要踩稳，手要抓牢。啥时候不小心或是纤绳断了，摔下崖去，不就是死了不埋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心想，我光知道放牛娃苦，可他们比我更苦。

饶军没等我开口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俗话说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对我们穷人讲，这真是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受苦。这个世道，穷人哪格能不造反呢？”

不久，川军又追过来了。我们辗转东撤。因为家里仍然没有送钱来，我么舅被迫给伙房当挑夫。行军中，我经常帮他挑担子。一天，冉开看到了，皱着眉瞧瞧我么舅，问我：

“你是个放牛的，现在当了共产军，为啥子还帮着财主干活呢？”

“他哪里是啥子财主呦！他是我么舅，是个佃户。”我苦笑着回答，“不要说二百块光洋，五块钱他家也拿不出。”

“乱弹琴，”冉开摇摇头，“说是打富济贫，财主家把钱，放回去了。穷人家没得钱，倒罚苦工。这算啥子嘛！应该去给掌盘子的论论理。”

于是，冉开和我向饶班长反映，饶班长又向队里报告。我么舅终于被释放。随后，队里动员么舅当兵，他坚决不干，要回家去。临走时，我送了一程，问他为啥子不留下。他说：“我看这支队伍怕不是红军，倒有点象棒老二。”

听他这样讲，我也产生了疑问。在送走么舅回来的路上，我又想起那风雨之夜考虑的问题。这到底是啥子队伍呢？闹农民协会时，是禁止鸦片的，这队伍啷格还有抽大烟的呢？说是打富济贫，啷格又把我么舅押起来呢？为啥子又乱拿百姓的被褥撕了点火把呢？我回来后，胡乱吃了点包谷糊糊，到班里，天已经煞黑了。当只有我和饶军、冉开在时，我悄悄问饶班长：

“我们这共产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吗？是贺龙的红军吗？”

他连连摇头：“不是。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在东边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呢。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可不小罗。听说共产党里有一批能人，领导红军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闹得可红火了。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如今领着一支红军正在洪湖一带……”

冉开没等班长说完，兴奋地插嘴道：“贺龙他特别能打仗，四年前我在涪陵帮人拉纤，就听说他在贵州周绪成部队当过混成旅长，还当过澧州镇守使，同刘湘打过仗，把刘湘

打得屁滚尿流。”

我听了很纳闷，随口说道：“他既然当了大官，哪格又闹红军呢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，”饶班长点起旱烟袋，认真地解释说，“只不过听说贺龙出身很苦，年轻时帮人驮脚。后来被苛捐杂税逼得没法子了，他约上几个穷兄弟，拿着两把菜刀，砸了税卡子，缴得几支枪，便拖起了队伍。”

“哦！”我不禁惊叹，“真了不起，两把菜刀就拖起一支队伍！”

饶军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说：“拖起队伍后，贺龙立下大志：打富济贫，剪除强暴。但是，闹来闹去，老百姓仍然受苦受难。听说贺龙觉得，光拖队伍还不行，他又到处寻找救中国的真理。”

“他找到了没有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饶班长点点头，小声地说：“北伐的时候，他找到了共产党，参加了南昌暴动。以后，就在湘鄂西组织红军。”他又吸了一口烟，意味深长地接着说，“他放着高官不做打游击，放着洋楼不住住小船，放着汽车不坐钻山沟，这都是为着我们穷百姓呀！”

“人家才真正是为穷人谋利益呢。哪里象这里，”冉开冷笑了一声，“打的啥子富，济的啥子贫！？”

听他这样讲，我突然想起我么舅挨打的事，联想到士兵挨鞭子抽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便问道：

“红军里头，长官打不打士兵？”

冉开摇摇头：“听说红军里头讲究官兵平等，当官的不准打骂士兵。官兵和亲兄弟一样，互相间称呼‘同志’。”他的语调充满了向往和憧憬，“你么舅如果在那边，未必会回家。”夜暗中，似乎可以看到他那有神的大眼在灼灼发光。

“我们要是当上红军该多好啊！”我点点头，不知不觉地小声念叨。他俩此刻的心情可能同我差不多。但谁都没有再说话。山林中，一片静悄悄，只听到饶班长吧嗒吧嗒抽烟袋的声音和周围唧唧不断的虫鸣……

转眼冬天到了。川军紧追不舍。我们在山林中缺衣少食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。就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，听说我们共产军和甘占元等另几支地方武装的掌盘子的，已经同贺龙的姐姐贺英取得了联系，相约一道去投奔红军。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，在一片欢腾之中，不由地加快了行军速度。十一月底来到湖北鹤峰县境。

我们一走走马坪，只见街道两边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：

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

“打倒新军阀蒋介石！”

“实行土地革命！”

在街上，我终于看到了日盼夜想的红军战士。他们个个头戴八角帽，帽上端端正正缝着红五星。这五角星，红得是那样耀眼，把满山的红叶，天边的彩霞，都映照得更加热烈动人，生机勃勃。

我们住下后，盼着红军代表前来整编。等了几天不见